

史
記

二
七

0445758

9(51)

N582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445158

昭和17.7.21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

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

平陽侯之家也

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

衛媼通

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

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父與母皆未明也

生

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

家得幸天子

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

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壽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

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

衛媪媪長女衛孺

索隱曰漢書云君孺

次女少兒次女即子

夫後子夫男第步廣

徐廣曰步一作少

皆冒衛氏青為

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

服虔

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

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

索隱曰音去聲

青嘗從入至甘

泉居室

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

有一鉗徒

張晏曰甘泉中

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

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

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

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

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年季須坐奸無子妬大長
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

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

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

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

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

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

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

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

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

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

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
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
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
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
人有男索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

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
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
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
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
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

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

正義曰今夏州也

以

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

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

正義

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貴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貴之號蓋出番語也

青校尉張次公

有功封爲岸頭侯

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

天

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

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

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

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

至于太原

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

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

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

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

正義曰即

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

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

榆谿舊塞

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

正馬東經榆林塞爲榆谿是榆谿舊塞也

絕梓領梁北河

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

討蒲泥破符離

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

斬輕銳之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

張晏曰伏於隱處聽

軍虛

執訊獲醜

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

驅馬

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

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

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

入略

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

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

文穎曰音沮

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

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

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

然音頻
移反

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

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
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
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

索隱曰案謂立大將
軍之號令而歸也

天子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

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

正義曰
口浪反

爲宜

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

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

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

青子在襁褓中

正義曰襁長尺二寸闊八寸
以約小兒於背褓小兒被也

未有勤

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

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

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

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

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傳音附言敖摠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

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爲號謂軍

也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

曰窳渾在朔方音庚。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寘渾寘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

爲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搏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

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頤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

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為南筭侯

徐廣曰筭宜作筭音

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窖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

輕車將軍李蔡

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
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百
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
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
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
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
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
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

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
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
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
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
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
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
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
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

張晏曰正
軍正也閔

名也長史安

正義曰律都軍
官史一人也

議郎周霸等

徐廣曰儒生
索隱曰案

郊祀志議封禪有
周霸故知儒生也

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
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
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
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
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
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
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
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
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

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
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

當時所在

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

徐廣

曰姊即少兒也

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

索隱曰服虔音飄揺大類案荀悅漢紀作票鷄

票鷄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鷄音弋召反

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

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於是天子曰剽姚校

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

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

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

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

生捕季父羅姑比

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

顏云比類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

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

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
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
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
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
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竈乘
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
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
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
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
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竈乘爲東海都尉張騫

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

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

留匈奴中

以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

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

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

徐廣曰驃亦作剽○正

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鬃白色一曰髦尾

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

踰烏盭

漢書音義曰音矣山名也

討遼濮

索隱曰遼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各案下有

遼濮王則是國名也

涉狐奴

晉灼曰水名也

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

懾者弗取

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懾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懾之涉反

冀獲

單于子

徐廣曰一作與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

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

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

誅全甲

徐廣曰全一作金○

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

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

如淳曰祭天爲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

也屠音儲

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

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

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

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

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

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

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

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山間餘衆保南山遂號

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為

也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楊武平獫得單于單桓

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

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

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正義曰音律也

滅什三索隱曰案漢書作滅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滅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為

是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

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濮王

正義曰速捕稽且王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

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

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二百三十

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

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爲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鈞

匈奴以爲號○索隱曰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

案二人並匈奴人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

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

戰故宜冠從
驃之類者也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

索隱曰索
漢表作僕

明疑多是誤
輝音暉也

合騎侯教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

贖為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

騎所將常選

索隱曰選音宣亦反謂
驃騎常選擇取精兵

然亦敢深入

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

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

索隱曰案謂遲留
零落不遇合也

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

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

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

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

索隱

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

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

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

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

理志縣名在平原

封其裨王呼毒尼

文頓曰胡王名

爲下摩侯鷹

庇爲輝渠侯

徐廣曰一云篇管○索隱曰漢書應劭作雁庇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

元狩二年以輝渠封僕明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曾陽未詳所以○正義曰輝渠表作順梁

禽黎爲

河綦侯

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曰案表作鳥梨

大當戶銅離

徐廣曰一作綢離也

○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

爲常樂侯於是天子

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

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

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驛

晉灼曰獍音欺誰反○索隱曰說文獍作越行

疾貌悍音胡旦反

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主三十二

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

爰及河塞

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

庶幾無患

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

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

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

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

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

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

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

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

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

步兵轉者踵軍

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

數十萬而

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

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

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

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

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

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

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

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

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

孫吳

兵法曰有中蓋
謂之武剛車也

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

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
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
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
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
已昏漢匈奴相紛拏

正義曰三蒼解詁
云紛拏相牽也

殺傷大當

索隱曰以言所
殺傷大略相當

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

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

奴兵亦散走遲明

正義曰
上音值

行二百餘里

徐廣曰遲
一作黎

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
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遲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

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

城

徐廣曰寘音田

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

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

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

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

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

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

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

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

索隱曰谷音祿
蠡音黎又音離

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

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旣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駟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耆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比音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濟名雙名斬獲旗鼓歷涉離侯小顏云山名歷度也濟

弓閭

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包禮弓音穹亦如字讀

獲屯頭王

漢書音義曰胡王號

也韓王等三人

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

將軍相國

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正義

曰積土爲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除地曰禪

登臨翰海

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崔浩

云北海名群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

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

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

不絕

索隱曰連與卓同卓遠也

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

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

正義曰上

音不失期從至檣余山

索隱曰檣余音挑徒

斬首捕虜二千

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

尉邢山

徐廣曰一作衛山

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

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

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

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

劓並音專小顏音之充反軒音九言反

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

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

昌武侯安稽

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

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

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

索隱

曰敢李廣子也

校尉自為爵大庶長

索隱曰案徐自為也

軍吏卒為

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

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

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

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

馬之號也。○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驃騎皆加此

官。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

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

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

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

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

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

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

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

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交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

徐廣曰穿地為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為之中實

以毛毳蹋為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為戲故云鞠戲音巨六反○

正義曰按躡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

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

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

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

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

者也玄甲鐵甲也

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

索隱

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今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

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謚之井武與廣地曰景栢侯

蘇林

曰景武謚也栢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闢土服遠曰栢○索隱曰案景栢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井武與廣地曰景栢也子嬪代侯

索隱曰嬪音市戰反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

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

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

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

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

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伉代為

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

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

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

得尚平陽公主

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傳云本陽信

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

故長平侯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

索隱曰謂凡計也

大將

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

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

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二千三百戶并之萬五

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

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十四人

索隱曰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

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

也為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

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

其

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為平曲侯

徐廣曰為隴西太守

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

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

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

為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

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

徐廣曰元鼎六年

以浮沮將軍出五原

索隱曰沮音子餘反

二千餘里無功後

八歲

徐廣曰太初二年

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

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

聲與陽石公主姦

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

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

服虔曰郅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

慶州弘化縣是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

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

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

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

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

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

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

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巨之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

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

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

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
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
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
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
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
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
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
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

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相人也

索隱曰縣名在馮翊投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相音詡

正義曰上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投相縣也

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

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

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宫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

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

侍中

為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徐廣曰再出以票姚校尉

也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

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

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

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敦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

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

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

以右北

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
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
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

正義曰
今勝州

嘗亡入匈奴已

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
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
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
封二年擊虜樓蘭王
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
初二年爲浚稽將軍
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
騎圍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

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

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

年四後坐巫蠱族

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

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

願將

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索隱曰與音預

驃騎亦放此意其為

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

青本奴虜

忽揔戎行

姊配皇極

身尚平陽

寵榮斯僭

取亂彝章

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百一十一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

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

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字

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

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

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

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

爲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

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

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
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
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
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
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
聽弘爲人恢竒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
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
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
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
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

索隱曰謂以儒術飾

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爲飾也

二歲中

徐廣曰一云一歲

至左內史弘

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
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
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
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
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
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
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
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
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敞

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
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昭韋

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取逆上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廼謝

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
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
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
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
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
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
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

國亦治此下比於民

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

今臣弘

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

封平津侯

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

平津侯駟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

索隱曰謂弘外

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

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

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

一肉脫粟之飯

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殼而已言不精鑿也

故人

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
病其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
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
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若
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
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
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
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
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

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
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
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

兼文武厲賢予祿

徐廣曰厲一作廣也

量能授官今臣弘罷

驚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
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
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
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
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

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

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

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

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

漢書音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

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

廼上書歸侯乞骸骨

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

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

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

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

凡為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

子度嗣為平津侯度為山陽太守

十餘歲坐法失侯

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遣鉅野令史成誥公車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

為閔內侯也

公孫弘傳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
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
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
廼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
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
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
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
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

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

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

春蒐秋獮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

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

且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

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舉難得而制也輕
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
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
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

索隱曰靡音糜
弊猶凋敝也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

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

徐廣曰一作斥

鹹鹵

璣曰其地多水

澤又有鹵

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

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
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

又使天下蜚芻輓粟

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

起於東睡

徐廣曰睡

在東萊音繼。○索隱曰：脍音逐。瑞反。注音繼，其音同也。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
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
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
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也
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
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
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
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
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
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求
利已若章邯之比

故尉佗章邯得

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
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
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
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

索隱

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
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
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
奮棘矜

矜音勤

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

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

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妥其處者矣不妥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

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
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
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
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各何必
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
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
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
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
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袞攝袂而揖王
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

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蠆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

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虞

索隱

曰虞音巨鄒氏本作錄音同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

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

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

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

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爲智巧權利

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

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

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

後又使尉佗屠睢

索隱曰索尉官也他趙他也音佗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

將

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

韋昭曰監衛史名祿也

鑿渠運

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

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踈也下同

武

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

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
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

張晏曰壤進益也

至于霸王時教

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
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滅州

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

棘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滅州地名即古滅陌國也音紆發反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

其龍城

索隱曰匈奴城各音龍燔音煩燔燒也

議者美之此人臣之

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

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

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

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東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

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

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徐廣曰
佗史記

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
乃容大異或爲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

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

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

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

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

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

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

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

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

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

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

侯王分封子弟也

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

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

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塗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

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

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

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

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

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

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

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

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

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浚孔車

徐廣曰孔車浚人也沛有交縣索隱曰浚戶交反車尺奢反

收葬

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

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

上方鄉文學招俊乂

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

司徒大司空

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曰案廣

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

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

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而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

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

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

未有若效丞相平

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

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沒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

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

而可

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恭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

卽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

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

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符二年竟以善終至相
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
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
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
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
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

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

志也○索隱曰案謂公孫等未遇爲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

遠迹羊豕之間

韋昭曰遠跡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案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

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

索隱曰乂理也

府

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

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

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公亦以蒲

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
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畫績以爲榮飾也

見主父而歎

息

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
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

羣臣慕嚮異人

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磧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

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
買呂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
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
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
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
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
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
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
信呂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

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蠹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平事刻主父何勳等五十二 史記百一十二

則亦弘主父使則

初受遺見

道分

主父並恩 歐却婚喪 主身正鼎

以

平事曰需 知手錄

素創本贊曰

主父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王

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

尉佗者真定人也

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

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

姓趙氏秦

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

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

收揚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

置桂林南海象郡

索隱曰地

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曰南

以謫徙

民

索隱曰謫音陟革反

與越雜處十三歲

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

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

索隱

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正義曰顏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

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為號也

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

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
○索隱曰罌音五刀反

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

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

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

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

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

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

自

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

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

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

即被佗書

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
被○索隱曰被音皮義反

行南海尉事

索隱曰服虔云罌詔書使爲南海尉

罌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

湟谿關曰

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吏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

謂爲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並作湟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湟及匯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湟漢書作湟蓋近於古

盜兵且至急絕道

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

假守

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爲郡縣之職或假守也

秦已破滅佗即擊

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

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於古也

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

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

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

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
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
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
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
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
擊之

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
慮縣名屬蜀河內音林間

會暑者溼士卒大疫兵

不能踰嶺

索隱曰案即
陽山嶺也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

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

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
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爲駱侯諸縣自名爲駱將銅印
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爲安陽王治封
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

郡即甌駱也

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

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
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真定
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
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
先帝時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
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
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
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棄犯長

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
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
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
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
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
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
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人朝請然南越其
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
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徐廣曰自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
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
七十年佗蓋百歲矣

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

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
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
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

兩將軍往討閩越

索隱曰王
恢韓安國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

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

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

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

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

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

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

語入見

索隱曰漢書悅作林
章昭云誘林好語

入見則不得復歸云

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

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

立即藏其先武帝璽

索隱曰李邵云藏其楷號之璽也

嬰齊其入

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

徐廣曰一作興○索

隱曰穆音紀虬
反穆姓出邯鄲

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興

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

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

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

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妃時嘗

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

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

及嬰齊薨

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

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

勇士魏臣等輔其缺

徐廣曰一作決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

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

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

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

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

關於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

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鼻刑用漢法

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
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
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

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

其居

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
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
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
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持
胃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
昭以介爲持介者間也以言間持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

持爲介冑則非也虞喜以介爲因亦有所由案介者實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

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

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

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

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鑕嘉以矛

韋昭曰鑕撞也○索隱曰案字林鑕音七

凶反又吳王濞傳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

舍

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作介介被也持也

稱病不肯見王及使

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

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

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郊壯士徐廣曰縣屬穎川音古洽反正義曰今汝州郊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徐廣曰為校尉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

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
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
一時之利無顧趙氏杜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
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
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
侯建德爲王

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
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

而

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
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

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

索隱曰案南康記以
爲大庾嶺各塞上也

好爲

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

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

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鄭

穆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

其子廣德為龍元侯

索隱曰案龍元屬誰國漢書作龍元侯服虔作叩晉灼云龍古龍字

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

嘉建德等反自立音安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

徐廣

曰淮一作匯也

樓船十萬師

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

往

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

桂陽下匯水

徐廣曰一作湟駟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

湟漢書云下湟水也

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

張晏曰故越人降為侯

為戈船下厲

將軍

徐廣曰厲一作瀨駟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應劭曰

瀨水流涉上也璜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出零陵或下離水

徐廣

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

或抵蒼梧

使馳義侯

徐廣曰越人也名遺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正義

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

下牂柯江

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南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

咸會

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

破石門

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

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爲歌也得越船粟

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

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

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
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
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
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
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
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反結
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犁旦為遲旦謂
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
義不煩更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
遲明遲音推遲待也亦犁之義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
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
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

弘得建德封為海常侯

徐廣曰在東萊

越郎

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

稽

徐廣曰表曰孫都

得嘉封為臨蔡侯

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

令定

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桀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今之名也案漢功臣

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

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

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

姓居名翁也

諭甌駱屬漢

索隱曰案漢書甌駱三十餘萬口降漢

皆得為侯

索隱曰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為桃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畢取為藤侯桂林監居翁為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

堵陽桃安道藤三縣皆屬南陽藤音遼也

戈船下屬將軍兵及馳義侯

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

徐廣曰儋

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趾○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為說

伏波將軍益封

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
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
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
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嫪女
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
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

中原鹿走 羣雄莫制 漢事西馳

越推南裔 陸賈騁說 尉佗去帝

穆后內朝 呂嘉狼戾 君臣不協
卒從剿絕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傳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閩越王無諸

韋昭曰閩音武中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聲音

旻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

姓騶氏

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是上云駱駝此別云閩不姓騶也

秦已并天

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

曰小顏以爲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爲福也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

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

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

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

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

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

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

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為道

今猶在也世俗號為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

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

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

歸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

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

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

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

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
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
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
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
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
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
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
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
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
之間

徐廣曰年表曰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爲說

至

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
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
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
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
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
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
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
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王索隱曰劉氏縱
音憲縱撞也使使
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
至謝罪不戰而耘

徐廣曰漢書作運耘義當取耘除或
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

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

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

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

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

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

丑名也

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

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

王繇王不能矯其眾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

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

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

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

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

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
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
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
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
三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
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
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
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
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
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
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
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
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
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
曰成

陽共王子

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

刻武帝壘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

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鄞縣西一百里漢

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

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

白沙

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關○正義曰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耶

白沙東故閩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

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

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

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終古名

斬徇

北將軍爲禦兒侯

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

縣南七十里
臨官道也

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

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

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

成侯敖

徐廣曰亦
東越臣

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

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眾彊計殺餘善自歸

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

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

索隱曰韋昭
云在九江

萬

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

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
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

封

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

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

漢書音義曰音遼縈
○索隱曰縈婁縣名

服虔嬰音瑩劉伯莊音紆營反

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

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

功莫封東越將多軍

漢書音百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

漢兵

至棄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

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

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

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

餘善至大逆滅國遷眾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

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

禹之餘烈也

索隱述贊曰

句踐之裔

是曰無諸

既席漢寵

寔因秦餘

騶駱爲姓

閩中是居

王搖之立

爰處東隅

後嗣不道

自相誅鋤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四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黑水冽水山三水合爲冽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山

朝鮮

正義曰朝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

王滿者

故燕人也

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

自始全燕時嘗

略屬真番

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

二國以屬已也應劭云玄菟本真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

朝鮮爲置吏

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

復修遼東故塞至泚水爲界

漢書音義曰泚音傍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

泚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俱普大反

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

滿亡命

正義曰亡命謂教令

聚黨千餘人，雖結蠻夷服而

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

下鄣

索隱曰案地理志樂

浪有雲鄣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

王之都王險

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

縣朝鮮王舊都，巨瓚云險城在樂浪郡沮水之東也。

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

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

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

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

臨屯皆來服屬。

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為郡

方數千里

正義曰括地志云朝

鮮高驪，猶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

新羅國六百里北至
靺鞨國千四百里

傅子至孫右渠

正義曰其孫名也

所誘

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

見天子又擁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

右渠

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

終不肯奉詔何去

至界上臨湨水使御刺殺送何者

索隱曰即送何之御也

朝

鮮裨王長

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湨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顛非也

即

渡馳入塞

正義曰入平州榆林關也

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

上爲其名美即不詰

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

拜何爲遼東東

部都尉

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

朝鮮怨何發兵襲

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

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

兵方渡湏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湏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湏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

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
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
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
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
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
使不能剗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
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
徃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
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
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

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
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
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
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
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

音頰○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溥
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啖一音協

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
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啖

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
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
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

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

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

降

相路人之子最

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

告諭其民誅成已以

故遂定朝鮮為四郡

真番臨屯樂浪玄菟也

封參為瀼清侯

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瀼音獲

陰為菽苴侯

韋昭曰屬勃海○索隱曰菽音秋苴音子餘反

啖為平州侯

韋昭曰屬梁又

長為幾侯

韋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

韋昭曰屬齊

左將軍徵至

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

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

發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
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
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

衛滿燕人

朝鮮是王

王險置都

路人作相

右渠首羌

涉何調上

兆禍自斯

狐疑二將

山遂伏法

紛紜無狀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五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君長

正義曰在蜀之南

以什數夜郎最大

索隱曰劉氏數音所

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犍為屬國也韋昭云漢為縣屬梓潼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

本出於竹以竹而為姓也○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兩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莫之屬

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

大 如淳曰滇音顛顯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雋太守所理也○

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

邛都最大此皆雕結耕田有邑聚 索隱曰雕漢書作椎音直追反

結音 此外西自同師以東 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榔 北至

牂榆

韋昭曰在益州牂音葉○正義曰上音牂牂澤在靡北百餘里漢牂榆縣在澤西益都靡非本桑榆生王

國名為雋昆明

徐廣曰永昌有雋唐縣○索隱曰崔浩云雋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正義曰雋音隨今體州也昆明雋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

曰編步典反畜許又反皆雋昆明之俗也

皆編髮隨畜遷徙

正義

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祿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祿音昨在越雋○索隱曰服虔云徙祿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祿縣在越雋○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祿州本西蜀徼外曰猫羌雋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邛山本名邛祿山故邛人祿人界

比君長以什數冉駝最大

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駝音云江反○正義

或土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

索隱曰案夷邑名即白馬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

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丹州本冉駝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駝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

其俗

以什數白馬最大

西南夷傳

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

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

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

正義曰其略反郎州昆州即莊躡所

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躡者故楚

莊王苗裔也

索隱曰躡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爲盜者

躡至滇池地方

三百里

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

旁乎

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

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

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類

音察略通五尺道

索隱

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類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

諸

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

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犛馬棘

僮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棘國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韋昭云棘蜀

捷爲音蒲北反服虔云舊京師有棘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

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正義曰番音婆唐

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駟茶漢

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

長二二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顏云枸者綠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二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

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窶音末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

牂牁江正義曰崔浩云牂牁繫船杙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採船於岸

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
椽船柯處仍改其名爲祥柯

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

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

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祥柯江江廣百餘步足

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

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

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

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

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

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

吏易其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

萬餘人

索隱曰索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

從巴蜀筰關入遂見

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

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

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

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

索隱曰崔浩云牂柯繫船杙以

爲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柯江也

蜀人司馬相如

亦言西夷中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喻

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

蜀四郡

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

通西南夷道戍轉相讓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

反發兵與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
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
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
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

一都尉

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

稍令犍為自葆就

正義曰今犍為

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

及元符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

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

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璜曰邛山名此竹

節高實中可作杖

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徐廣曰字或作竺漢

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駟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

身毒國騫因盛言曰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凶
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
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
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徐廣曰嘗一作賞乃
留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爲昆明所閉道
正義曰昆明在今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
嵩州南昆縣是也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
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
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

國虜其老弱

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為縣屬牂牁

乃與其眾反

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

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

即引兵還行誅頭蘭

索隱曰即且蘭也

頭蘭常隔滇道者

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為牂牁郡夜郎侯始倚

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

為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笮

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郡

笮都為沈犁郡冉駹為汶山郡

應劭曰今蜀郡岷江

廣漢西

白馬為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

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
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漫靡
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
擊滅勞漫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
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
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
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

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
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
夷後捕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音翦○索隱曰捕謂被
分割也剽音疇炒反言西夷後被捕
割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爲七郡徐廣曰犍爲犍犍越犍
益州武都沈犍汶山地
也

索隱述楚贊曰

西南外徼 莊躄首通 漢因大夏

乃命唐蒙 勞漫靡莫 異俗殊風

夜郎最大 邛笮稱雄 及置郡縣

萬代推功

萬大封侯

身強體壯

六命重壽

西南水始

素節生發白

以若無事

終身無莫

在彼首也

王

又置准線

異谷和風

鄭因大夏

新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二十六

(B)
610
1035
[v.1]
no.27
0445158

(B)
610
1035
[v.1]
no.27